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沈雲龍主編

東游六十四日隨筆

李春生撰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光緒二十二年

福州美華書局活板

序

予友李春生者原一市僧此次東遊著有六十四日隨筆行將付梓質請弁序予讀之始而駭然繼而肅然終而歎謂天下之遊者多矣將慮絕少遭逢卽有同是之際會未必肯操如是之苦心使肯操如是之苦心亦未必知何處是苦境又胡能道出苦中之隻字哉蓋今之所謂苦者是關繫統天下盛衰安危之局非一人之苦也是書洋洋灑灑約四萬言一氣呵成無非借遊歷寫勸懲揚東以抑西其勸也上至帝王下及黎庶則其所勸者大而其所懲者亦深矣讀者宜於言外求之庶乎不失隨筆之命意嗚呼天下之市僧多矣要皆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以無市有以空市盈以假市真以害市利交相競市欲求一
關心世道民情若隨筆者亦幾希矣於是乎敬爲之序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吉日

海外逸人拜識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李春生撰

維時明治二十九年孟春之月，予得樺山爵帥暨角田少將，驥許日東之游，行旌既訂，乃於同年二月廿四日晨起促炊，既食，遂率孫兒延齡、延禧、延昆及親友輩之子弟李解紛、李源頭、陳培炳，凡六童，係擬挈往東瀛肄業者，外此有長隨呂炳一名，暨予計八人，及肆中舍下諸戚友之送行者，當時隨予等馳赴鐵道總站，甫至卽見在場各官紳之鵠待恭送憲節者，聚滿長亭，凡屬予知者，莫論中外仕商，相見皆蒙推愛，握手祝別，當時海軍通譯官井原君及同部少佐瀧川君見予等聯袂驟到，俱皆欣洽逾恒，竭力照護，既而携手登車，安

插位置，無何樺山爵帥、同角田公及同行大小文武各隨員，亦星馳而來，送行諸官紳皆趨前遠送，施禮祝別，迨鐘鳴八下，始分手登車，鼓輪望北前行。時同車有美國新聞記者、禮密臣君，亦在附驥觀光之列。外此又有鐵道長山根氏，亦爲附輪回國者。沿途推窓指示各站鐵路之更改處，與夫一切削灣就直、劈陡填深諸工程，始晤此日鐵路較前坦直平順，實有造於山根氏更張整頓之力也。須臾車經錫口，瞥見被兵房屋焚毀將半，慘淡情景，目擊心傷，於是深恨土匪種禍害人之不淺也。自是車復疾駛，雖陰雨連綿，穿峽過洞，莫不平瀏如水，既至基隆，大雨滂沱，除政府及各隨員之備有雨

衣雪帽者，外此無一不嘆淋頭濯足之苦，至是更信世之詛
基隆，謂漬淫地者，良不謬也。經此一場暴雨，凡在基隆之預
備迎送憲旌者，無一不满面淋漓，掉頭掃興，嘆謂賽浴佛節
之有如也。若吾輩一行之被雨所驅者，亦豈能免爲喪家之
犬哉。幸而傍岸備有兵輪小艇，得以相率競渡，既濟新發田
丸商輪，方在鋪張位置，而舟亦鼓輪移動。時予適出艙面，遠
眺基隆風景，觸見友人秋山啟之君，駕一扁舟，載予幼孫延
緒，飄泊輪側，知爲冒險送行而來者。于是惻然有感，舉手示
意，揮使珍重而歸。然心將不紓，斯時號筒頻吹，而輪首早有
巖島鉄艦，前行作導，予舟乘勢，脚尾而行。當時港中尙有兵

艦數艘，瞥見憲舟，揚輪前行，立即懸旗陞礮，並令水軍攀桅躡班，以示恭送誠敬之忱。但初行港中，途次平恬，諸幼稚亦覺安逸如常。及舟出基屹，風浪漸粗，諸童亦漸覺呻吟眩暈，幾乎無一能免之者。獨予一路無恙，得以照護一切。日既昏暮，舟亦離基稍遠，從此兩舟互懸警燈，相隨而行。至廿五日破曉，遠眺東方，畧露島嶼痕跡，詢諸舟子，始知爲琉球西海外嶼。自是望北再行，至廿六早，已見九洲羣島，雖相隔遼遠，然輪行甚疾，漸推漸進，而諸島嶼亦漸見漸明。及暮則晨見者皆隱，午見者亦相繼俱沒，而當前之續見者，尤覺漸近漸多。舟子傳言，明晨可進九洲四國海峽，同晚可濟廣島之岸。

但此行係得政府諸公提挈，故予同諸孫及各小童，皆得處於優等艙房，其如迫近舟尾，輪機鼓盪，水聲轟轟，顛擺傾搖之苦，殊難忍耐，諸兒輩呻吟萬狀，斗苦連天，無奈設法爲之徙入中艙，始行安恬不擾，越晨爲廿七日，舟果駛進九洲海灣，須臾之間，但見兩傍島嶼，星羅棋布，水秀山明，勝於描幅，加之風恬浪靜，一塵不驚，同舟諸人，舉皆爭登艙面，極遊目騁懷之賞，至是始信蓬萊佳境，造化天然，隨在無非名勝，若夫山重水複，秀麗宜人者，尤倍勝畫圖，此所謂道不了萬紫千紅，看不盡五光十色者，其在有天然爛漫之形勝，不肖點綴陪襯之工力也，予雖顛連老拙，生未見東山，長未歷崇岳，

然以生平遊踪所至者較諸此日所見風景豈敢不曰曾經
滄海除却巫山孟子云子都之姣有目共賞後之東遊者當
不以我言爲謬地靈人傑外觀如斯則國中之風土人物亦
概可想見矣奚怪詞人動以仙境贈寫瀛洲方徘徊遠瞰乃
侍者敲鐘促餐予不得已引身進艙就饌既終席復踱出瞧
樓重飽眼福曾無幾何時舟已駛進禹品江下錨灣泊其地
乃廣島泊舟所也須臾之間岸傍輪艇魚貫而至旌旗鮮艷
衣冠都麗無非爲奉命恭迓憲節而至以故來者無一不身
懸勳章首戴冠冕雄偉魁梧令人生怖碇既下帥節甫登而
附驥之文武各隨員亦分頭趁舟四散登岸予與諸孫及同

行各友得井原井深桑島三君引導共濟廣島探囊觀錶已
鐘逾六下斯時四方近鄰聞風來觀憲節者紅男綠女扶老
携幼絡繹如織道幾爲塞其間有一種村童頑梗殊甚棄視
清國妝者勢如仇讐凡予等車輛所過見者僉詛謂唱唱保
譯卽豬尾奴也予至是方嘆子輿氏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嗚呼可以人而不知變通從權自
甘固執陋俗苟且偷安至於喪師辱國割地求和而累數百
兆生民共玷唱唱保之臭名不圖一思廣居正位達道諸名
義不亦哀哉幸而當時得爵憲厚愛未事已先預飭各屬警
吏臨場照護吾輩始免投磚擲石之辱既至大手町仍同爵

憲及文武諸員，共宿長沼旅館。甫至頭門，莫論貴賤誰何，皆須舍棄履舄，始獲登堂入室。因日東風俗，人皆席地而居，室中修潔，一塵不染。所謂地者，乃以輕木板平鋪屋底，板上襯以細席，潔淨異常。屋宇構自杉木者居多，牆壁間隔，或紙或板，皆以活屏遮飾，以示開闔靈動。房間硬牆，裱以各色采箋，鋪陳一切，皆取雅淡幽寂。除庭院園圃，盡情栽植，佈置其他住處，入其室，不過數幅字畫，一瓶鮮花，屋中不用椅棹，人皆席地膝居，相見仍守稽首跪拜之禮。故同是一住房，食則爲堂，臥則爲室，只爭撤去杯盤，解陳枕被，此乃按常而論。聞凡政府公室，或大戶人家，則猶起居飲食，件件悉從西制。旅館

中所用執役之人，皆係女流，長幼摻半，類多良家麗妹，或村庄女子，蓋欲學巾幗者，或不免到此閱歷，是亦風氣所尚也。然其伺客之愬，雖無微不至，時或至涉於曖昧，嫌疑之際，仍自表不愧屋漏，卽萬不得已，自知必至於勒馬投梭之地，亦所不辭，要不免過於天真爛漫，因自酒酌杯盤，至於寬衣解帶，或隨客盥浴擦身，悉其分事，傳言此等女郎，雖不禁其別途避道，授受相親，然終能守身自持，不至混及於亂者，亦一奇操也。不然彼登徒之薄行者，能保其不借行旅爲嫖客者，誰其信乎？夜旣爛，予同諸孫兒等，相聚一堂，席地熟睡，然將不覺，其有非常之寒，晨起已是廿八日，早飯後，梳浴甫畢，乃

隨同諸同行者，僱力車，赴鐵道站，轉乘輪車，北向進行。沿途各站，地方文武、紳耆、父老、稚幼，曳紫拖紅，並各學堂之男女諸生，靡不按站排班，跂迎憲旌。既至，兵則吹喇叭，擊銅鼓，民則舉國旗，唱凱歌，喧呼臺灣總督府、樺山閣下萬歲。蓋日東風俗，萬歲之稱，庶民有慶者，亦隨便可祝。風化如此，志尙若彼，殊令人無任欽佩。予與爵帥，沿途同一座車，觀其途次，挨站應酬回禮，慇懃優渥，見者莫不嘆服其精神矍鑠，氣度肅穆，誠國家之梁棟也。須臾，車抵神戶總站，寅待歡迎。及來觀之，成羣結隊者，倍加於前。時予等仍舍汜車，坐人力，馳往西常盤客寓。當夜神戶各市廛，懸燈結彩，恭賀憲節，照耀如同

白晝湊巧，適江中有兵艦停泊，偵知憲旌過境，乃演放煙火，銀花火樹，變幻入神，蓋所以湊趣誌盛。角田公見景生情，乃携同子孫等，凭欄遠眺，咸歎謂：得未曾有。當時許多地方官紳，坐寓恭謁者，蜂擁而來，舉皆次第賞見。予幸老拙無爲，加以未諳日東言語，雖有顧者，煩藉井原君婉言辭去，省却許多唇舌之苦。况鎮日車中僵坐，顛擺折磨，疲倦難堪。夜飯後，率同孫輩解衣就寢，天味爽，卽喚諸稚幼起身梳浴，屈指計算，己是二月廿九日。晨餐既畢，仍喚類呼羣，追隨諸人，乘力車，逸過衢，馳往鐵路站房。既至，卽見來迎送者，官紳鄉耆，羅列道傍，歡顛歐頌，有加無已。迨鐘鳴九下，車始輾輪，望北而

發自是一路遠眺，看不盡山光水影，景物翻新，最可厭者，方予夢入蓬萊，目迷五色，輒爲站次之辨，差迎接者，喧嘩攪醒，未幾，車仍挨次前行，漸迫漸近，須臾，車至名古屋總站，乃地附近畿，迎送觀瞻者，益發倍形熱鬧，當晚予等，仍同帥節，館於秋琴樓，是處山川秀麗，人物繁盛，亦日東一名埠也，飯後一夜酣眠，晨起，乃三月一日，自此至靜岡，車程較促，故遲至鐘鳴十下，方始摒擋登車，一路風景姿緻，鮮艷萋菁，勝似圖畫，加以樺山角田二公，沿途按景指示，親切迫真，彷彿身歷其境，蓋遊歷登臨之益，要有前人啟迪演說，方知勝景佳趣所在，否則不知名，不悉義，將是走馬觀珠，僅知外觀規模，際

此衿懷纒放，眼光方張，乃車已報抵靜岡，迎送恭賀之盛，推前計後，可想而知。當晚大衆，皆假大東館爲寓，但自廣島至京，靜岡居爲末站，因是樺山爵帥，下令設筵，期與同行諸君燕會。意者，經斯一宵，明日抵京分手，天各一方，後會不知，又是何期，故設斯筵，以爲暫別之會。於此益見公之欸客待士，幾於無微不至，無怪日東之豪俠者，皆慕爲執鞭，是役也。予亦樂在其間，而並諸孫幼，暨隨行中外諸人，皆與有分焉。席間多喚女童，卽俗所謂藝妓者，資以稱觴侑酒，雖無一觴一咏，然座有名花，席陳異饌，加以雄談偉論，亦足以匡孱弱，而起懦怯。或曰：子既不諳日言，何由知其果如是也？予將應

之曰，僕雖不敏於言，然以聲色形容度之，雖不中亦不遠矣。既而夜爛客散，予亦興辭歸寢。至曉乃是三月二日，同行諸友莫不欣慰過望，蓋至是離京，輪程祇需數時，晨起相視，俱皆喜形於色。早飯後，携侶挈伴，乘力車赴總站。既至，而鵠立候送者，仍是有加無已。登車後，爲諸人所羈，遲至鐘鳴九下，方始啟輪，北望東京而進。車行如飛，各處名山大川，一閃而過，惟遠瞰數百里外之富士山，婉然如在目前，因其高插霄漢故也。斯時雖值冬盡春回，雪滿山中，然陰晴時變，天氣溫和，所過之地，又不甚寒冷。此予所最難解者，蓋予嘗北至上洋，是處緯線，差暖東京，應有數度之遙，同是一時，而其嚴寒

冰冷，則已凍入骨髓，其視東京之當寒而無寒者，豈真所謂蓬萊果仙境哉？予於是方悔帶來皮衣，將恐卒於無用，思念間，同車美國新聞記者，禮密臣君，欠身而問曰：子以此間風景，較諸清國內地，或臺灣等處，其優劣懸別，相去爭有幾何哉？予雖拙於審物辦理，然既爲問難，要不能不勉強以對，於是從容答曰：鄙人生自卑賤，既無閱歷，又乏登臨，微但不知東山在魯，太山可喻天下，若夫所謂巫山比雲，滄海較水，僕亦何從而辨識其果，如是否耶？竊謂東瀛風景，漢人皆稱仙界，亦不過喻以地多名勝古跡，僕雖自有生以來，身未越國門，然於中外圖書報紙，購閱頗詳，其間所記日東佳境，心雖

信有其事，然終缺憾，未親一觀。今者設身此地，又疑爲黃梁
夢境，或悞入桃源，故騁遊至是，猶當爲蜃樓海市，鏡花水月，
不敢信以爲真。蓋此等風光山水，實逾描寫傳聞者。其據有
二：溯自登岸至是，沿途趁車流覽，每見此間山川林木，屋宇
橋梁，與夫沼池溝澗，天然可愛，修潔離奇，幾不容一筆之加。
一：脂之染，雖曰數百千年古跡，亦絕無絲毫崩塌廢墜。朝三
暮四，荒蕪衰頹氣象，此其一也。天下古今，人情相似，世尙皆
以自厚爲本，孰肯以奇花異草，怪石靈泉，輾轉移置道傍曠
野，加以點綴陪襯，以公天下。使經其地者，隨在驚謂悞入郇
城，此其二也。話間，樺山公亦云：廣島離京，鐵道兼程，不過僅

需二晝夜，此次遲遲其行者，蓋欲君等同飽眼福，俾異日返臺，悉將此時遊歷情境轉佈島民，未始不無稍補治臺開化之一着也。予至是始晤公之處，心積慮無一不爲大局計，言諭間，車已報抵末站，兼程來謁者爲現任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公，暨原任臺北縣書記官仁禮諸君，先後登車參賀，而樺山公亦回禮致敬。當時車仍鼓輪飛駛，載與俱行，蓋謁者皆係來自京畿，自是一路暢叙幽情，別緒及鐘鳴四下，始至東京之新橋總站，其時臨場道賀，或叩車恭謁者，上自親王，下至部屬，若夫丁男少女，結隊來觀者，填塞道路，樺山夫人與少奶奶亦聯袂駢鑿而至，蓋爲恭迓憲節而來者，站次倉

忙、又詢桑島氏、索予一晤、僕何人斯、敢不立率孫曹、躬親途、謁、孰意相見之際、更蒙握手爲禮、期以督府重會、予至是益、信、日東近尙禮制、悉與歐西無異、其視夫華俗、終守必別途、毋授受者、優劣相去、真有雲泥之隔、維時啦叭頻吹、頌聲震、耳、繁華熱鬧、窮極一時、吁亦可見公之爲人也、旣而公與夫、人奶奶、駢鑿先行、繼而角田公、暨各官、舉皆乘坐車輛、分馳、各府第、以樂天倫、獨予同諸童稚、及禮密臣、井原、井深、諸君、旅於東京洋式客寓、雖寂寞無聊、然有諸孫兒爲侶、加又此、間館主、原爲日東產者、曾從使臣出洋遊歷、所以娶有英國、女、携歸相與住館執役、藉以采風問俗、盤桓消遣、予素喜西

制，嘗慕改妝效顰，以爲利便，奈格於清俗，不肯權變爲憾。今者，國旣喪師，獻欸身爲棄地，遺民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石謾罵之苦，因是決意斷辮改妝，以爲出門方便之計。當晚央館主人，邀匠定製外國衣服，大小各一襲，限三日內備用。去後復電達臺北，馳報平安抵京，聞今翻所宿之寓，乃當日辜君顯榮所棲舊館，其間規模宏敞，雖不及帝國客寓之比，惟起居飲食，則悉從西例。宿者按日房金五圓，飯價每餐一金，而酒價尤須按品論值，其奢侈有如是也。當夜恬靜無嘩，晚飯後得以早眠，一寐達旦，黎明蚤起，屈指已是三月三日，早飯甫畢，卽有東京日日新聞館，偕國民新聞二主稿。

投刺請謁，坐間談論者，臺灣時事及土匪蜂起緣故，與夫善後辦理一切情形，談次又得摯友秋山啟之君，自臺北發來一信，馳稱孫兒延緒平安回家，心焉紓之。午後無聊，乃邀同館美國友人禮密臣及井原井深二君，暨諸孫幼，一行十餘人，連車駢至江木支店寫真樓照像，同行有警吏數輩，係政府派來護衛者，甫至卽見樓中聚滿麗人，皆爲寫真而來者，特因人多，不得不坐俟，隨班聽鼓，於此可見東京之熱鬧者，甚於照像一途，幾若山陰道上，招架不暇，因是予等亦不能不挨次靜待，乘間瀏覽樓中一切，鋪設排場亦一寫真樓之大觀也，像事既畢，歸來閑坐，熟思途次遊觀情境，孔道長衢，

車馬輻輳，輪聲礮碌，繁華富麗，勝似上海碼頭。更此一宵，轉眼已是初四日。早飯後，方與諸兒相視無聊，適井原先生外祖父過訪，彼乃負閑之安樂公，故雖年逾古稀，又強健崢嶸，勝似稚子。談次，又報臺北之舊相識者，土居通豫君過訪，相見大悅。始終皆藉井原君通語言，達衷曲。是日有臺灣議舉，午前角公田與凡屬臺地遄歸者，莫不畢集是館，爲議會之場。故藉此局之會，又得與角田公及諸素識者，重新一晤。自後無事，但教孫曹學寫家信。越晨乃爲初五日。早飯後，卽有帝國館主人，偕傑士金子彌平氏，並原任民政局員，樺山孫一郎，聯袂來訪。情意懇勤，令人感佩無任。既別，又接細川牧

師自橫濱來信，叙及代印主津新集一事，並云不日，卽欲來京一會。傍晚復得明治學院掌教井深梶之助夫子過訪，談次又有仁禮先生及山田君，次第來謁，詢悉近日有赴臺之舟，始悟爲諸童代發家信之舉。諸客旣別，旋得館主人薦來賣衣履者，負貨投館求售。諸孫兒聞知，皆爭先來觀。於是按貨論所值，成交而退。經此一場煩擾，方始引身就膳。晚飯後，井原君別去，予同諸孫畧一盤桓，卽抽身就寢。蓋此等西式客寓，例皆僱用男子執役，省却無限嬌柔伎倆諸曖昧。自是一夜熟睡，平旦乃是初六日。午前有爲讀賣新聞記者，最後投刺請謁，旣晤，卽所詢皆臺灣事實，及予生平來歷，終而涉

及教門之事，先是以孔子與耶穌二教異同問難，繼而連及釋氏，亦混謂勸人爲善之同宗者，意謂道之歸根，如趨山之巔，教之差異，猶徑之四通八達，莫論孔子耶穌，釋氏回回，雖任所傳互異，猶行路者不拘東西南北，狂趨亂竄，教殊理同，終是咸造乎其極，予聞是言，竊訝其果爲善說詞者，惟是旣屬探本談道，則絲毫不容咿唔苟且，以貽風害俗，無奈從簡答以耶穌傳者爲帝天大道，孔子教者爲人情物理，若夫釋道回回，皆爲異端邪說，相挈比較，其是非邪正，相去更有天淵之別，子都之姦，有目共賞，非敢故爲強詞奪理，持強擅辯也，若謂徑有四通八達，人可隨意而趨，又何至世事顛倒，常

有半途而廢，造極不果之遺憾哉。乃問者詞屈，勉強復以沙門皈依張本爲問。予再以輪迴謊謬指証，問者更茫然不知斯二字者，究爲何如物。可見劍客詩人，各逞其長，道學難逢，有如是也。此君旣別，他客亦畧續辭退。未幾，又有衆議院員佐藤氏，差片投謁，及晤始知其爲臺北之舊相識。於是握手爲禮，促膝談心，坐間暢叙，彼此別後思慕情景，彷彿如同昨日。時適午膳告備，乃邀與同餐。席間四人，仍藉井原君布幽情，傳衷曲。當時佐藤君饋予平菓一笠，嘗之香脆清甘，愧感莫鳴。午後二時，承諭踐約，同孫曹及井原君乘力車，馳往帥府，恭謁樺山公私第。至卽投刺，辱承請會，相見如禮，並荷引

導遊覽內庭私宅，但見園林樓閣堂皇雅緻，聞爲東京中數一數二者。時樺山夫人同少奶奶相聚軒中，瞥見予等，隨公瀏覽，乃傳諭予等晉謁。既入，卽蒙賞見，優渥予亦歡洽過望。時夫人與少奶奶隨公導予等，遍歷閣中，觀賞一切鋪陳布置，諸佳景間有一室，雖三堂併列，究未滿一箭之地，惟經斯高人妙手，點綴陪襯，其堂皇擘易，大有樓吞山嶽，閣載風雲之勢，最可愛者，日東盛傳櫻花傑出，鮮艷清秀，勝於洛陽牡丹，惟開放之期，當在四月中旬，詎意此種名花，當日見於公之私第，其花之可人者，別有一種姿緻，令人依戀不捨，因其狀若西府海棠，聞當開放盛時，盈枝累梢，真有十里春光滿。

途脂粉，故人咸羨之。惟此日開非其時者，想必藉老圃移花接木之手，作顛倒四季之技，固能如是也。時承樺山公厚愛，不厭煩擾，導予挨次觀賞。按景指示，其間古玩珍奇之寶，幾乎無所不有。惟前懸有荷包綉球，精緻鮮艷，巧奪天工。據夫人云，斯物有爲少奶奶畫譜親裁，挑針刺綉者，有贈自大家小姐，或侯門麗姝之親製者。同行諸君亦讚謂區區斗室之藏，已看不了。陸離五彩古玩時珍，况東京縱橫各二十餘里，公室私第，布滿皇都，豈平原十日，得已聆畧其萬一乎。須臾，夫人囑少奶奶作茗供客，諭予鑑視，以廣東遊見聞，是亦日東款客之優俗也。既而少奶奶斂衽膝行，置身茶爐之側，蓋

日東之俗，其于私第，則大都席地而居。前文已詳，毋須再贅。時奶奶伸彼纖纖之手，輕拈羅巾，徐拭茗匣，其鄭重虔誠之忱，已見諸手上。意者，必使纖塵不染，隙處生光，以示恭敬。斯器全付，悉係古物，卽其珍貴，亦概可想見矣。茶爲當地名產，碾成細粉，經少奶奶按譜沖泡，輾轉搗攪，然後由督夫人轉手捧賜，予惶悚鞠躬拜受，道謝而飲，氣味清香，疑爲靈芝醴泉所調。茶旣罷，續蒙樺山公導入前署，重賜葡酪旨酒，盤桓至暮，始興辭而退。臨行復荷爵夫人厚愛，將席間所遺茶點，包裹分贈。斯乃日東筵客情誼關愛之記念也。予於是役深有感焉，非謂小人得意，頓忘卑賤，所謂感者，乃先後見夫人